

谈一谈求真

陈童

(一)

根据与现实的关系，可以将真作一个谱分解。在谱的一端是数学上的真，数学上的真可以完全离开现实世界，只要逻辑上真。紧接着数学真的是自然科学的真，它需要通过实验检验，但它首先得在逻辑上真，因为需要实验检验，所以自然科学的真无法离开现实，但它也不是与现实合一的。

接下去是社会科学的真，社会科学的真只能通过实践来定义，因为它没有真正的逻辑上的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真与现实中的实践是合一的，这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知行合一。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所以真，是因为它推动了现实，这才最终定义了它的真。再比如中国儒家体系之所以真，是因为它构建了传统中国的现实，这才定义了它的真，而当中国从传统进入现代以后，儒家体系还有多少真就需要通过现实实践来重新定义了。

(二)

传统中国真正走错的地方在于，主要是采用了求诸于权力或者权威的方式来解决如何判断真知的问题，而没有发展出如何判断真知的普遍办法。只到了后来王阳明被皇帝打了屁股以后可能对权力失望了，才提出社会科学判断真知的方法，即前面说的知行合一。

可以说在如何判断真知这方面，整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只有古希腊走对了，就是通过不言自明的公理，然后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得到真知，当然后来在伽利略的时代又加进一种新的判断方法，即通过实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诸子百家时代结束得过早吧，如果诸子百家继续辩驳下去，也许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科学的办法，至少能得出实践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初步结论吧。

当然庄子也很关心如何判断真知的问题，他所谓的故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也是有道理的。要想求得真知，的确对人是有要求的，不可能人人都是伽利略牛顿。但问题是，你如何判断谁是真人呢？正常来说你只能先判断

谁得出的是真知，由此才可能反推这个人是真人。但庄子恰恰没有给出判断真知的方案。

当然孔老夫子也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这作为个人修养的准绳是有道理的，却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判断真知的准绳。毕竟，只有少数人能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真懂的，什么是自己其实没搞懂的。而如果没有判断什么是真知的普遍办法，社会也不能把这些人识别出来。

(三)

关于求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指出。那就是求真的第一步在于清楚地区分主客观。比如，对一个色盲来说，他可能不知道红色为红色，但是谁又能说正常人的色感就是真色感呢？所以，色感这种东西是主观的，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正的色感。但是 $1+1$ 存在一个客观的真正答案，就是2。所以，求真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区分什么是主观的，什么是存在客观答案的，实际上物理学就是从这种区分中萌发出来的。

这个问题远没有那么平凡，比如苏东坡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说明苏东坡在这里没有能够区分主客观，他没有意识到，庐山面目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主观的，庐山并不存在一个真面目，这不是身在山中还是山外的问题。存在客观答案的是自由落体10秒钟会下落多少这样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拼命对庐山真面目格物致知，那你的努力就是徒劳，但是，如果你去研究物体自由下落的规律，那就能得到真正的答案。